

主持人语:

中国逻辑学会会长 邹崇理 研究员

本期的“逻辑学与科学方法论”栏目收录的文章兼顾了向后梳理逻辑经典与向前探询逻辑新知两种努力方向。葛宇宁博士的《康德的逻辑思想探赜》一文在深入探究康德的逻辑思想的基础上,试图把握康德的逻辑“内核”,从而更为客观公正地评价康德在逻辑史上的地位。朱敏博士后等的《预设与语境:一种逻辑关系的构想》一文则试图构建一个预设与语境的逻辑关系,并提出这一逻辑关系构想应当以过滤机制为实行原则,从而得到适用于具体语境的预设。该文希望通过这样的构想能够有利于把预设理论应用到日常语言的研究中。

## 康德的逻辑思想探赜

葛宇宁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康德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探寻知识的根源和可靠性保证,而逻辑作为被公认的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可靠性的知识,自然属于康德的研究视域。康德不但在他的三大批判中始终贯穿着逻辑思考,而且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专门探讨了形式逻辑问题和先验逻辑问题。康德对形式逻辑进行了批判,认为形式逻辑由于脱离了思维的具体内容,只做纯形式的思考,不是真理的逻辑,也不能获得新知识。他在批判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建构起先验逻辑体系,主要包括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先验逻辑既接受先天的形式,又结合具体的思维内容,因此不但可以保证知识的真理性,还可以扩展知识的范围。当然,从逻辑自身发展来看,康德的先验逻辑已经“超越”了逻辑的范畴,包含了认识论及形而上学的内容。

**关键词:**康德;逻辑思想;形式逻辑;先验逻辑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425(2012)11-0006-04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即探讨了形式逻辑问题,把逻辑引入先验领域,从而提出了先验逻辑。与此同时,康德还做了多年的逻辑教师,曾经实际讲授逻辑学课程达28次。在其死后,其《逻辑学讲义》经过整理后出版。应该说康德曾经认真思考并研究过逻辑,而且提出了许多思想,对当时的逻辑进行了许多“改造”。但与此不相称的是:康德在逻辑史上是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对其逻辑思想以及在逻辑史上的地位评价历来不一。学者邓晓芒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是逻辑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两方面都是一次革命”<sup>[1]10</sup>。而周礼全先生则认为:康德的逻辑“只是形式逻辑的一个补充或扩展”<sup>[2]11</sup>。甚至也有学者指出康德“把逻辑扩张到先验领域,从而混淆了形式逻辑与认识论的界限,这对以后形式逻辑的形式化发展是不利的”<sup>[3]279</sup>。而在一些西方逻辑史研究著作中,康德同样没有一席之地。

笔者认为,如果要对康德的逻辑思想及其在逻辑史上的地位进行正确的评价,就必须深入探究其逻辑思想,把握其逻辑“内核”,否则康德的逻辑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一个谜。

### 一、康德眼中的形式逻辑

基于当时的知识背景,康德能接触的逻辑主要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基础上的形式逻辑,这是康德眼中的唯一的逻辑,也是标准的逻辑。这种逻辑由亚里士多德创立,以主谓词逻辑关系的分析为主臬。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很高,明确认为:“它(指形式逻辑—引者注)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已经不允许做任何退步了,如果不算例如删掉一些不必要的细节,或是对一些表述做更清楚的规定这样一些改进的话,但这些事与其说属于这门科学的可靠保障,不如说属于它的外

部装饰”<sup>[4](第二版序)10</sup>。这表明康德认为形式逻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基本完成,后来的逻辑学家对逻辑所进行的“发展”仅是一些细微的“雕琢”,并没有触动亚氏逻辑的基础。

其实康德的这一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西方逻辑史上有两只奇葩大约同时盛开,其一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词项逻辑,另外一只则是麦加拉-斯多葛的命题逻辑。麦加拉-斯多葛的逻辑完全可以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相媲美,而且毫不逊色。只是命题逻辑在历史的长河中因为某些原因被淹没,直到近代才被后人重新发掘。弗雷格和罗素等在此两大逻辑的基础上发展出现代逻辑,全面改进和发展了形式逻辑,成就了逻辑学新的辉煌。

此外,康德是不满意形式逻辑的。他认为“普通逻辑抽掉一切知识内容,即抽掉一切知识和客体的关系,只考察知识相互关系的逻辑形式及一般思维形式”<sup>[4]54</sup>。因此形式逻辑“不过是一门要对一切思维的形式规则做详尽的摆明和严格的证明的科学而已”<sup>[4](第二版序)11</sup>。可见康德认为普通逻辑脱离知识的内容,只做一些纯形式的思考,“仅仅是使知识适合于知性形式的一种一般的理性技巧”,“并非服务于我们知识的扩充”<sup>[5]11</sup>。“因此逻辑学可以说也只是作为入门而构成各门科学的初阶,当谈及知识时,我们虽然要把逻辑学当作评价这些知识的前提,但却必须到堪称真正的和客观的那些科学中去谋求获得这些知识。”<sup>[4](第二版序)11</sup>

从逻辑史上的事实来看,康德对形式逻辑的这一看法不尽科学。众所周知,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第一篇就是范畴篇,主要研究概念问题,不但研究了概念的共相本质,而且提出了十大范畴,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论题篇》中也同样对范畴进行了研究。这些都是对知识内容的研究,完全不是脱离内容的。在中世纪逻辑中,在不脱离内容的情况下,同样对范畴进行了研究,以奥卡姆的《逻辑大全》为例,许多篇幅的研究都涉及到知识的内容。应该说只有到了现代逻辑那里,逻辑才基本上完全是形式化的研究,脱离了知识的内容,但那已经是康德之后的事情了。

虽然康德对形式逻辑的看法不符合实际,但是他对形式逻辑的界定却有着另一番意义。他给形式逻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那就是抽掉思维的内容,只做纯形式的研究,即研究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这才是“形式逻辑”的本质表现。而且,康德给了这种逻辑一个正式的名称,即“形式逻辑”。据逻辑史学家肖尔兹考证,“形式逻辑这个名称就

是康德第一次使用的”<sup>[6]18</sup>。逻辑学在康德之后基本上就是朝形式化的研究方向前进的,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 二、何为康德的先验逻辑

康德的先验逻辑在其哲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其哲学体系的逻辑支撑。正确理解和把握其先验逻辑观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因为‘先验逻辑’部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是这部著作的精华所在,而且因为这种‘先验逻辑’的提出为后来的哲学家如黑格尔和马克思创立自己的辩证逻辑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sup>[1]97</sup>。

要把握康德的先验逻辑就必须首先理解康德“先验”的内涵。在康德那里,先验和先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先天的知识是指“并非不依赖于这个那个经验,而是完全不依赖于任何经验所发生的知识”<sup>[1]2</sup>。可见,康德所说的先天的并不是从生物学上说的“天生的”或“与生俱来的”意思,而是指因为不依赖任何经验的,所以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必然性的东西(知识)。他对先验的界定与先天有关,康德认为“并非任何一种先天的知识都必须称之为先验的,而是只有那种使我们认识到某些表象(直观或概念)只是先天地被运用或者只是先天地才可能的、并且认识到何以是这样的先天知识,才必须称之为先验的”。“关于这些表象根本不具有经验性的来源、以及何以它们还是能够先天地与经验发生关系的这种可能性知识,才能称之为先验的。”<sup>[4]55</sup>分析这一界定,我们可以发现先验的东西具有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先验的东西必须是先天的,是一种先天的知识或者认识能力,具有客观性;其次,先验的东西必须脱离经验,不具有经验的来源,否则就不具有必然性;再次,先验的东西虽然不来自于经验,却和经验对象具有本质的固有关系,它对经验对象具有有效性,就像锤子虽然是锤子,却对钉子有效一样。

具有先验特性的逻辑就是先验逻辑,它是一门规定知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的科学”,“它只与知性和理性的法则打交道,但只是在这些法则和对象先天地发生关系的范围内”<sup>[4]55</sup>。康德的先验逻辑具有以下三大特征:首先,是排除一切具有经验性内容的知识。先验逻辑里没有经验性内容的知识,是与经验性绝缘的,它是纯粹知性和理性的知识。其次,它和知

性逻辑(形式逻辑)不同,它并不是抽掉知识的全部内容,而只是抽掉其经验性的内容,但保留关于先天可能性的知识,因此并非纯形式的,是有内容的,不能给予完全的形式化规定。再次,这种逻辑能和对象先天地发生关系,对对象先天有效,它“讨论我们有关对象、而又不能归之于对象的知识来源”<sup>[1]54</sup>。

康德参照形式逻辑的体系,把他的先验逻辑划分为两大部分,即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先验分析论部分,就是“把知性孤立起来,并且从我们的知识中抽取出仅在知性中有其起源的思维部分”。但与形式逻辑不同,这些成分不是抽象形式上的,而是“应用于其上的对象是在直观中给予我们的”<sup>[4]58</sup>。因此,先验分析论部分处理的是纯粹知性知识的要素以及思维对象的原理。主要包括范畴和命题两个层次。当然康德对范畴和命题的认识不同于形式逻辑。以他的范畴表为例,康德共提供了四类十二个范畴,他把量的范畴分为单一性、多数性和全体性;质的范畴分为实在性、否定性和限制性;关系范畴分为实体与属性、原因与结果和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作用;样式范畴分为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性与不存在性和必然性与偶然性。众所周知,形式逻辑是以二分法来划分概念的,而康德的先验逻辑则以三分法来划分概念。他认为,每一类范畴都应该由三个范畴组成,这三个范畴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第三个范畴都是前两个范畴的综合。

先验辩证论是关于推论的学说,“是作为对知性和理性在其超自然的运用方面的一种批判,为的是揭露出它们的无根据的僭妄的虚假幻相,并将理性以为单凭先验原理就能做到所有发现和扩展的要求降低到只是批判和保护纯粹知性以防止诡辩的假象而已”<sup>[4]59</sup>。由此可见,他的先验辩证论主要研究人类思维中背反或者矛盾问题,他把这些背反视为一种主观幻相予以解决。此处最引人瞩目的是康德提出了四个二律背反,以惊人的事实向人们展示了人类思维自身的矛盾。但他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把这些矛盾看作事物本身固有的,而是把它们视为一种“幻相”,视为人们超出了经验范围之外无限制地使用先验逻辑造成的,是对先验逻辑的误用,是应该努力防止的。

由此看来,康德先验分析论大致上是对形式逻辑的模仿和改造,只是加进了一些具体的思维内容,以至于不使知性逻辑完全“空洞”,突出范畴对直观杂多的作用。而且先验辩证论部分则失去

了逻辑的意蕴,已经不是“逻辑”,但它意识到人类思维中的矛盾,促进了哲学和逻辑学对于矛盾问题的研究,成为德国辩证法的起点。

### 三、康德的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

康德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逻辑,这种逻辑能够克服形式逻辑的缺陷,充当知识的可靠保证,这就是他的先验逻辑。既然如此,康德的先验逻辑是与形式逻辑不同的,两者之间有区别。

首先,在是否与知识的内容相结合方面不同。康德认为:“普通逻辑,它抽调了知性知识的一切内容及其对象的差异性,并且只与思维的单纯形式打交道。”<sup>[4]53</sup>可以简单地说,普通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而先验逻辑却与此不同,康德认为,真正的知识是不能没有内容的,一切真实的思维都是关于对象的思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sup>[4]52</sup>,先验逻辑只抽去一切经验性的关系,留下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必然的先天的关系,并且这种“先天”的逻辑还要与经验对象发生关系,去管“后天”的经验对象。因此,先验逻辑中知识的形式和内容处于结合的状态。相比之下,形式逻辑只是真理的“消极条件”<sup>[4]57</sup>,因为抽离了知识的内容,不能成为真理的逻辑,而先验逻辑却是真理的逻辑。

其次,在是否研究知识的来源方面不同。由于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不问知识的来源,只在现有的知识基础上,从形式上进行分析,因此形式逻辑是一种分析的法规,只能用来说明知识。而先验逻辑则与此不同,“它还要研究我们所由以认知对象的各种方式的根源”<sup>[7]95</sup>。康德一生致力于探讨知识的根源和可靠性保证,从而捍卫知识和科学,重建形而上学。因此知识的根源是其先验逻辑的目标,为此他在先验逻辑中提出先天综合命题之所以可能的问题,并认为先天综合命题是知识的来源。他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进行区分就是为了寻找知识的根源。

最后,在是否能够充当获得新知的工具方面不同。在康德之前,笛卡尔和培根就已经大力批判了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认为形式逻辑是被阉割了的,不能生产的逻辑,不能获得新知识。康德也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形式逻辑只是单纯的立足于分析,而众所周知,分析命题,只是把前提中已有的东西阐述出来,不能用于获得新知。而康德的先验逻辑与此不同,它与经验对象相结合,考虑知识的内容,主要研究的是先天综合

命题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命题既是先天的(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又是综合的(添加了新的内容),因此能够用于扩展新知识,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是知识的根源,可以充当获得新知的工具。

总之,形式逻辑是和认识论相分离的,单纯进行形式的思考,不考虑知识的内容和知识的来源。而康德的先验逻辑是和认识论,甚至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混合体,因此他既管思维的形式,也管思维的内容。康德对形式逻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看到了形式逻辑的弊端,这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逻辑思想未能跳出形式逻辑的窠臼,他的先验逻辑只是把认识论掺入了形式逻辑体系。因此学者邓晓芒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还未完全冲破形式逻辑的束缚”<sup>[1]106</sup>是有道理的。但是康德在先验逻辑中看到人类思维的“背反”,即矛盾,并进行了一番研究,这启示了以后的哲学家,尤其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分别在此之上建立起自己的辩证法。

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哲学的两大不同领域,虽然在研究中有所交叉,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各不相同,各有分工,不应该完全混合在一起,否则对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发展都极为不利。康德的这种逻辑思想便是明证,这种思想妨碍了形式逻辑的形式化发展方向,因为认识论是不能

做形式化思考的。所以,这种混合的逻辑观在黑格尔以后就被抛弃了,逻辑学朝着纯粹形式化的方向上大踏步发展了。

### 参考文献:

- [1]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2] 周礼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3] 郑辉文.欧美逻辑学说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 [4]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5] [德]康德.逻辑学讲义[M].许景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6] [德]肖尔兹.简明逻辑史[M].张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 [7]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王烈琦)

## An Inquiry into Kant's Logical Thought

GE Yu-ning

(Center for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and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All of Kant's life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roots and reliability of knowledge. And logic as knowledge is recognized to possess inevitability, universality and reliability. It is naturally within Kant's research scope. Logic not only runs through Kant's three critiques, but it also is discussed in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specifically. Kant believed that formal logic separates from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inking, and only the pure form of thinking, not the logic of truth, is unable to obtain new knowledge. While his transcendental logic is different, transcendental logic is to accept a priori form, and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inking, so it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but also can expand the scope of knowledge. Of course, from the logical view, Kant's transcendental logic is beyond the logical categories, including epistemology and metaphysics.

**Key words:** Kant; logical thought; formal logic; transcendental logic